

评弹

赵晓梦:诗中万物生长

张杰

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,依然有人重拾珍贵的诗意。现居成都的70后实力诗人赵晓梦就是其中一位。

作为资深传媒人,赵晓梦在繁忙的工作间隙,用诗歌回望家乡小城,回望少年时光,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作品。2017年春,赵晓梦出版他的最新诗集《接骨木》,这也是继2015年他“复出”文坛首部诗集《一夜过后》之后的又一力作,同时也是他个人第6部作品集。

赵晓梦是一个充满家乡情怀和故土情结的诗人。

在他的诗行里,处处生长与盛开着植物,“在这雨水的故乡/青草是自由的呼吸/闪着绿宝石光亮的眼睛/在花园的岔路口指引秋天的睡眠”(节选自《地下》);

在他的诗行里,到处奔跑与飞翔着昆虫鸟兽。“只要俯瞰大地的那一弯新月还在/你就能敞开心胸/为蚂蚁点亮一盏灯”(节选自《桥下》);“每一道河湾、每一片灌木丛/每一块油菜花田里。甚至一根甘蔗/一棵枇杷一把青草一次相遇/还有兄弟满怀期待的脸”(节选自《米易》)。

在他的诗里,有对环境、自然受伤的哀叹。“收割着这些发育良好的玉米/让这片完整的开阔地失去挡风的墙/让卑微的灵魂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/让我伸向大地的手/不再颗粒无收”(节选自《玉米地》)。

赵晓梦透露,“这些年,每当我思念故乡,我就把这种思念之情化作诗句。”如同著名诗人梁平在为《接骨木》作的长篇序文《红星路上的赵晓梦》中,对赵晓梦的诗歌方向感给予的高度赞赏——“诗人对自己的故乡没有浅尝辄止,而是用心在深挖一口井,每一注清泉的涌出都有激越之处,你会在激越处触摸到诗人的心跳。”

1973年,赵晓梦出生在重庆合川盐井镇龙洞乡的一个普通人家。从小听爷爷讲故事的赵晓梦,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读初中的时候,他的语文老师符正泽,又将他引进文学创作之门。初中3年,他先后在《合川报》、《中学生读写》、《语文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,成了合川小有名气的“文学少年”。初中毕业,赵晓梦因文学才华突出,而被破格招入合川二中。高中期间的赵

晓梦,更加醉心于文学创作,甚至还创办了文学社。后来,他被西南师范大学录取,成了重庆市第一个文学特招生。

1995年,大学毕业后,赵晓梦成为华西都市报社会新闻部的一位记者。在之后20年的职业生涯中,赵晓梦参与报道过不少重大事件,一直干到常务副总编辑。

但赵晓梦并没有忘记少年时代起步的文学梦。2012年,赵晓梦到北京大学进修。在这半年时间里,他暂时从工作中脱身出来。北大未名湖畔的美景激起他写作的欲望,也重新唤起了他的文学梦、诗人梦。短短半年,他写了近10万字的日记,数十首诗歌,用完了23支签字笔芯。

回到成都后,赵晓梦一发不可收拾,在两年时间里先后创作数百首诗歌,2015年12月21日,诗集《一夜之后》正式结集出版。这位曾经的“文学少年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诗人梦想。

在故乡正在消逝的时代,赵晓梦用诗歌,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原乡。

阅读+

《接骨木》
赵晓梦
四川文艺出版社
(放书封)



话题【过年后】

春节7天假期结束,人们从故乡奔向生活与工作的城市,也会回望与故乡以及故乡人的关系,今天,我们选择两则短文。其中,远逝的长辈、当下的都市生活,你又读出了怎样的共鸣?

二爹二奶

朱中仕

人该怎么活着?怕是千人千答。二爹二奶就给出值得体味的答案。

苏北农村对上了年纪的人都叫爹或奶,有的会在前面加上老者在其兄弟姊妹中的出生序列号,如排行老三,就叫三爹,有的会再加上姓,如李四奶,全村男女老少不讲年龄不论辈分都这么叫。

二爹二奶是东庄的一对老夫妻,上世纪70年代就70多岁了。二爹姓孙,叫什么名字,我不知道。二爹兄弟三人,老大早年去世,老三抗战时参加了新四军,解放战争初期随部队去了东北,在攻打吉林四平街(市)中牺牲了,老婆也改嫁了,留下一孤儿,早先由二爹二奶抚养,但不服管教,成年后俩老为其张罗了一门亲事,媳妇是聋哑人,日子还过得去。二爹二奶年轻时生过好几个孩子,大多夭折了。只有一女儿长大成人,嫁到北面邻村后就老夫妻俩相依度日。

二爹高高大大的,是典型的庄稼汉,但眼神不好(现在想想或许是老年白内障),靠一根树棍走路做事;二奶也是高个子,有一米七的样子,黑肤长脸大嘴厚唇,几句话一说,嘴角都是沫,因为是小脚,走起路来很慢且一歪一扭的。这样,老夫妻俩出门就是二奶在前二爹在后,二爹手中那根树棍搭在两人中间,二奶牵着二爹半天一步。

按照那个年代标准,二爹二奶属于农村“五保户”,他们干不了重体力活,实际上也可以不干活,但俩老一直为生产队养猪。其实,养猪并不是轻松活,要自己推磨加工猪饲料,挑水铲粪打扫猪圈卫生,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,每天都要喂三次猪,尤其是老母猪下崽时俩人得睡在猪房里。二爹二奶每年都能为生产队里养成一到两头大肥猪,过年时杀掉分给大家;老母猪一年能产两窝共二十头左右的小猪崽,长到一二十斤卖了增加集体收入。

二爹二奶还常年自己做豆腐卖。当地有句俗话:“世上三样苦,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”意思是说这三样事都得实实在在用真力气,来不得花拳绣腿偷懒耍滑。那时都是靠两人前后搭配合力用石磨磨出豆浆,滤掉豆渣烧开浆点卤水再装包施压成形,整个流程下来

群发的祝福

张军霞

春节过去了,回想除夕那天,手机从早到晚,滴滴响个不停,各种新年祝福铺天盖地而来。我几乎是听到提示的声音就赶快去回复,手里正包的饺子要放下,扫了一半的地要扔掉扫帚,要不就是一手握手机,一手操作洗衣机。甚至,儿子帮我贴春联,上联刚贴好,又找不到我了,急得他站在凳子上吼吼叫。

相比之下,我家男主人比我聪明得多,人家一大早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对着手机念念有词,足足折腾一个多小时,不满3岁的女儿悄悄进进出出了几趟,回来嫩声嫩气地向我汇报:“爸爸在跟手机说话!”一会儿,她又模仿爸爸的声音笑着说:“新年快乐,万事如意!”不久前有一个热心的文友妹妹,教我们安装一种特殊的软件,只要对着手机屏幕说话,就可以自动转化成文字。于是,他一大早

基本上要一夜工夫(估计二爹二奶睡不上一两个小时),但又赚不了几毛钱,只是人和猪都可以吃豆腐渣。但人和猪都能吃豆腐渣,所以二爹二奶却不嫌苦,每天一清早就前面拉后面推,用木轮小车推着一大包豆腐前后三庄挨家挨户去卖。

二爹二奶早晨在哪家门口放下小车称卖豆腐时,会自动围上来一大拨村民,有的人端着装些豆子的碗,有的人干脆拿着空碟子。那时农村绝少有人手里有钱的。所谓买卖豆腐,其实是用黄豆换的,但豆子很有限,换换就没了,再想吃豆腐就挂账,待来年秋天豆子收下再还上。二爹就有这本事,不论多长时间,哪家哪户欠几斤几两豆子都在他脑子里,能一口说出来,绝对没有一点差错。

大人在称豆腐时,小孩子会来凑热闹,眼巴巴地盯着还冒着热气的豆腐,这时二奶会用刀子切一小块塞到小孩嘴里。我不仅经常吃到那一小块豆腐,还偶尔会享受到俩老用于加工生产队里猪饲料的红薯、玉米粒之类美食,至于能否得到这些食物填充饥肠,得取决于哪个小孩能踩准他俩的时点。不论哪个小孩有这点机灵劲,二爹二奶都一视同仁,并且一边做事一边和小孩说一些过去的事情。终身难忘的是,有一次我想买鸭苗,但家里没有一分钱,母亲说,你自己到二爹二奶家去借吧。于是,我一路跑去,二爹爽快地借给我3块钱,买了10只小鸭,后来都养大生蛋了,每天生一斤鸭蛋能卖6毛钱,成为家里一项重要收入来源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离家外出读书,偶尔回家都是来去匆匆,但每次都会问二爹二奶怎么样了?有一次母亲说生产队的土地分了,二爹二奶不喂猪了,豆腐也很少做了,做不动了;有一次母亲说二爹死了,全村人都自发为他办丧事;又有一次说二奶到乡敬老院去了,偶尔会回村子来串串门,每次必在我家住两天;又有一次母亲说二奶也死了,90多岁,村里人将遗体抬回来安葬了。

如今,我脑子里还是上世纪70年代俩老永远看不到笑容也永远看不出悲伤的黝黑面庞,更难以抹去俩老一前一后慢慢推车默默做事的身影。

跑到书房里,调出里面的通讯录,根据大家职业和年龄的不同,分别留下不同的祝福,一条条读出来,再一条条发出去。

我也赶快效仿,开始躲到角落里对着手机“自言自语”起来。

给朋友们发完祝福,又一次刷朋友圈时,看到有好几个人郑重声明:群发的祝福一律不回!

但是,我想说,群发的祝福,我一律都会回复。只要我能收到你的祝福,就说明我在你的好友名单里,在这样一个生活节奏无比紧张的时代,平时忙工作,放假了还要忙家务,大家的时间都非常宝贵,群发祝福,说明我们还在一个圈子里。

当然,我还想说,无论我回复的祝福,还是我主动发出的祝福,都是对着手机认认真真读出来的,非群发哦!